

审美认同视域下大瑶山博物馆群考察与研究

蔡荣湘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广西来宾 546199)

摘要: 在审美认同视域下, 通过对大瑶山博物馆群考察, 本文试图研究大瑶山博物馆群的审美建构模式及其展现的审美力量, 追问大瑶山博物馆群如何体现大瑶山瑶族文化身份的各类意义。

关键词: 文化语境; 文化表征; 审美认同; 大瑶山博物馆群

一、大瑶山博物馆群的审美建构

(一) “1+5”生态博物馆的审美建构模式

大瑶山博物馆群主要位于“世界瑶都”金秀瑶族自治县, 其建设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 21世纪以来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先后建成了金秀瑶族博物馆、大瑶山自然生态博物馆、盘瑶生态博物馆、花蓝瑶博物馆、金秀坳瑶生态博物馆、茶山瑶生态博物馆、山子瑶生态博物馆等博物馆。由这些博物馆所构成的博物馆群美轮美奂地展示出大瑶山瑶族的族源迁徙、生态环境、人文特色、审美生活等主题内容, 呈现出“世界瑶都”的审美形象。从美学视域审视, 大瑶山博物馆群最大的特点是由1个大瑶山自然生态博物馆和5个大瑶山瑶族支系博物馆所生成的“1+5”生态博物馆的审美建构模式。“生态博物馆是法国博物馆学界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一种新型博物馆理念。与传统博物馆不同, 它反对将藏品静态收藏于异地建筑中, 而是主张将文化放置于原生地进行整体性的活态保护、展示与培育, 并促进当地社会经济文化的可持续性发展。”“1+5”生态博物馆审美建构模式基于大瑶山瑶族共有的审美文化特征, 将大瑶山瑶族五大支系的审美文化放置于大瑶山中进行生态审美, 自然有序地彰显了大瑶山瑶族五大支系“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身份。在大瑶山博物馆群中, 不难看到广泛的大瑶山瑶族文化原生地及其文化的持有者将瑶族生产工具、生活用具、民俗表演道具等文物进行整体性的活态保护、展示。此举饱含着大瑶山瑶族的人文关怀和发展旅游经济的愿景, 促进了大瑶山传统文化的保护和旅游经济的发展。

(二) 审美建构: 民族审美认同的审美力量

大瑶山博物馆群的审美建构是大瑶山瑶族审美心理结构的形成过程。通过整合大瑶山瑶族五大支系的审美文化于一体, 以金秀瑶族博物馆为中心, 大瑶山博物馆群通过顺应大瑶山瑶族五大支系审美文化的差异, 不断地呈现出大瑶山瑶族五大支系审美文化的意义与价值, 不断地丰富大瑶山瑶族的审美心理结构。事实上, 如不置于以金秀瑶族博物馆为中心的宏观对比视阈下, 大瑶山瑶族五大支系中的任何一个支系博物馆往往难以把握其本支系审美文化的全部意义和价值, 更难谈论大瑶山瑶族审美文化的全部意义与价值。大瑶山瑶族五大支系中的任何一个支系只有在不断地欣赏与被欣赏过程中, 才能不断地建构与被建构, 不断地把握本

支系及大瑶山瑶族审美文化的意义, 不断地逼近本支系审美文化的本真。由此可见, 大瑶山瑶族五大支系的审美建构是在本支系与大瑶山瑶族整体的相互作用下不断丰富和发展的。

不可否认, 大瑶山博物馆群审美建构所追求的目标之一在于达到瑶民人格与道德的完善。作为重要的审美场域, 免费开放的大瑶山博物馆群使得越来越多大瑶山瑶民走进馆内接受审美教育。大瑶山瑶民渴望通过大瑶山博物馆群所展示的活态的瑶族审美文化来与历史、传统对话, 涵养审美能力, 完善人格与道德。从展示大瑶山坳瑶石碑所蕴含的伦理美, 到展现大瑶山花蓝瑶吊脚楼旁以歌传情所洋溢的浪漫审美情趣, 通过还原种种生动的审美情境, 大瑶山博物馆群巧妙地揭示出大瑶山瑶人作为“审美的人”的思想。此思想根植于“美的灵魂”, 充实于理性与感性的调和, 而丰富于爱美爱知的文化形式, 而这一点在流行以歌传情的大瑶山瑶族传统社会里体现得尤为明显。将这种审美思想放进大瑶山博物馆群进行传承, 伴随着大瑶山博物馆群的审美建构进程, 大瑶山瑶族越来越倾向于赋予大瑶山博物馆群传播瑶族文化、传承瑶族文明的历史使命, 期待大瑶山博物馆群成为促进民族审美认同的审美力量。

二、文化语境下的审美认同现象

文化语境最早由马林诺夫斯基提出。文化语境主要是指“影响审美沟通的种种符号表意系统”及“言语交际参与者所处的文化背景”。此社会文化背景分为文化习俗和社会规范。借用“文化语境”概念来审视大瑶山博物馆群的审美认同现象, 不难发现, 审美认同问题的追问受到文化语境的影响; 具体而言, 审美认同受到文化习俗、文化规范的影响。从传统文化语境到生态文化语境的变化, 文化语境对审美认同变迁的影响呈现出流动性特征。

(一) 传统与依恋: 作为文化身份标识的审美认同

大瑶山博物馆群是对大瑶山瑶族传统文化进行审美认同教育的特殊资源和阵地。将大瑶山博物馆群的审美认同现象放置于传统文化语境之中审视, 本质在于揭示传统文化展品与审美主体之间的审美关系, 重心则在于彰显传统文化展品对于审美主体文化身份建构的重要意义。

考察大瑶山博物馆群, 无目的地审视其传统文化展品, 从古老的石碑制度、神圣的跳盘王、多彩的瑶族服饰等一一掠过, 所

有这些展品无不体现大瑶山瑶族对传统文化怀旧式审美认同情感。无疑,大瑶山博物馆群的传统文化展品成为一种审美认同的对象,不是由于它的既定性,而是由于这些传统文化展品悠久的历史便可使审美主体不加思索地作出某种美感上的认同。换言之,作为传统文化展品的审美场域,大瑶山博物馆群本身就能激发审美主体对传统文化的审美认同情感,如此被激发出来的审美认同情感不仅出于对传统文化的崇敬之情,而且出于对传统文化范型合乎规范的审美确认。审美认同情感的产生通常并不是对某个特殊的传统文化展品有着特殊的依恋,而是对传统文化范式有着古老性的依恋。毋庸置疑,大瑶山博物馆群所展示的传统文化展品合乎大瑶山瑶族传统文化规范是不言自明的。审美主体对大瑶山博物馆群所展示的传统文化本身并没有形成审美认同情感。而这种传统文化的特质,在审美认同的生发过程中往往内化为审美主体的文化身份内涵,成为审美主体区别于其他个体的身份标识。

瑶民对大瑶山博物馆群的审美认同心理可以如此解释:他们认同“世界瑶都”传统文化的权威,“世界瑶都”是瑶民的民族文化中心,“世界瑶都”的民族文化中心地位要部分归于它的传统,它不仅仅有合乎情理的传统范型,还有一个美丽的有意蕴的文化形式,如优美的黄泥鼓舞形式。如不是有一个美丽的文化形式,瑶民对大瑶山博物馆群的审美认同便不会如此广泛。由此可见,大瑶山瑶族文化区域要维持“世界瑶都”的民族文化中心地位,只有民族传统文化内涵还是不够的。民族文化中心不仅要求有悠久的传统文化内涵以构成其正统性的一部分,还要求有典型的审美形式以散发出魅力的光晕。

对异地观光游客来说,位于穷乡僻壤深处的大瑶山博物馆群能够成为其审美认同的对象,某种程度在于博物馆群所展示的传统的审美生活比当代的审美生活更为淳朴,更能给人带来一种情感上的愉悦和精神上的安慰。对那些厌倦了当代喧嚣尘上的审美生活的游客来说,大瑶山博物馆群所展示的抱朴归真的传统审美生活是为人所憧憬的。有时,这种由憧憬而转化的传统审美认同仅仅是价值情趣的,而无涉行动规范。毫无疑问,游客对大瑶山博物馆群抱有传统审美认同感,来源于许多审美需要。部分因为大瑶山博物馆群所展示的传统审美生活更宜于激发其成为艺术家的创作灵感。部分因为他们必须接触传统文化,以满足他们对神圣或诗意的渴望。部分因为他们在大瑶山博物馆群所展示的文化展品上发现有用的美德。还有部分因为大瑶山博物馆群所处的生态文化环境更宜于人的身心健康。

(二)生态美:与生俱来的审美认同感

大瑶山博物馆群所展示的大瑶山生态文化是大瑶山瑶族族群在大瑶山独特的生态环境中特殊的生存方式,它凸显由大瑶山独特生态环境所形成的瑶族文化个性特征。

不同于以书面的抽象艺术符号为主要手段的艺术教育,大瑶山博物馆群是以丰富多彩的大瑶山实物标本为基础,通过陈列展

览进行直观的生态审美教育。因此,可以看到,大瑶山自然生态博物馆充分利用大瑶山陆栖脊柱动物标本、大瑶山植物标本、大瑶山生态环境展品等文化资源,透过大瑶山生态审美情境的营造,让审美主体置身于大瑶山生态场景中。大瑶山自然生态博物馆艺术化地展现大瑶山茂盛的原始森林、种类繁多的稀有生物及其赖以生存的栖息环境,为审美主体提供了真实的生态审美文化经验,使审美主体真切地体认大瑶山生态文化的美感,催生出审美主体对大瑶山生态文化的审美认同感。认同的本源即认同感的来源,它往往是以美的本质来考虑的。审美主体对大瑶山生态文化的认同,往往首先认同大瑶山生态文化的美质。自然生态为人所依赖,人所创造的文化表现自然生态的美。人的审美价值和自然本体价值有机融合则形成生态文化的审美向性。在大瑶山自然生态博物馆,各类生态文化展品所显露出大瑶山自然环境的美好状态,折射出大瑶山瑶族及其生态文化的审美向性,成为审美认同感的直接来源。

置身于大瑶山自然生态博物馆,审美主体只有思考大瑶山生态文化展品的存在,生态文化展品所具有的民族性、生态性、审美性才会得以体认,大瑶山生态博物馆生态文化展品的生态美才会得以显现,大瑶山瑶族的审美向性才会得以注意,进而揭示大瑶山瑶族对自然生态抱有与生俱来的审美认同感,阐明大瑶山生态文化的审美性。从对大瑶山生态博物馆的描述、分析和解释,不难得出结论,使得生态文化展品之所以美是在于生态文化展品民族性、生态性、审美性的相互生发。在生态文化语境下,审美认同的本质是审美主体将民族性、生态性、审美性置入生态文化展品中。不通过描述大瑶山的一草一木,也不通过考察大瑶山动植物的价值,而是通过面前的生态文化展品,大瑶山生态博物馆得以告诉审美主体大瑶山如何生态美、民族美、文化美。大瑶山自然生态博物馆的生态文化展品不过是器物,然而,大瑶山瑶族的艰辛、淳朴、浪漫、爱美等却从中显露出来。这些生态文化展品归属于大瑶山,并在大瑶山瑶族的精神世界得到保存。正是在这种保存的归属关系中,大瑶山瑶族审美认同感得以居于其中。

进一步考察大瑶山生态语境下的审美认同现象,不难发现,大瑶山自然生态博物馆并没有凸显大瑶山瑶族的民族文物,它更多陈列的是丰富多彩的大瑶山动植物标本,让大瑶山瑶族在优美的自然环境中现身,凸显大瑶山瑶族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审美关系,展现大瑶山瑶族美丽的生态审美形象。正是通过大瑶山自然生态博物馆,各种生态审美关系被聚拢,在此聚拢过程中,民族与自然生态、文化与艺术、诗意与浪漫,获得了作为大瑶山瑶族存在的审美形态。这种敞开的审美关系所决定的广泛的审美领域,正是大瑶山瑶族所认同的审美世界。大瑶山自然生态博物馆敞开了一个大瑶山瑶族认同的审美世界,又使此世界的审美认同现象回归到大瑶山瑶族的文化表征。

三、文化表征下的审美认同现象

霍尔认为：“表征就是借助语言生产意义。”在此，“语言”一词“具有概括性和广义性”，“任何具有某种符号功能的，与其他符号一起被组织进能携带和表达意义的一种系统中去的声音、词语、形象或客体，都是‘一种语言’”。由此可见，大瑶山瑶族诸多审美客体如黄泥鼓舞、石碑、跳盘王都是“一种语言”。这些“语言”一审美客体被组织进能表达意义的大瑶山博物馆群，生产出体现大瑶山瑶族文化身份和审美认同的各类意义。

（一）意义的生产与争夺

“意义是被生产出来的，而不是固定于事物之中的。”大瑶山瑶族文化表征的涌现本质上是在生产和争夺意义，抑或是在生产与争夺文化身份、审美认同。大瑶山瑶族文化表征的涌现及大瑶山瑶族对其进行审美认同离不开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已经参与到当地审美文化生活这一事实。大瑶山瑶族文化表征赋予大瑶山瑶族族群对大瑶山瑶族审美认同的认知，而这种审美认知往往通过艺术方式进行强化。例如大瑶山坳瑶支系认为黄泥鼓舞是其本民族重要的审美表征符号，足以让他们实现对当地壮、苗、侗等少数民族的文化区隔，强化他们的文化身份、审美认同。在上下古陈屯、罗运村做田野调查发现，这种文化区隔分为两方面进行。对外，这些坳瑶聚居地地方都成立了坳瑶群众业余黄泥鼓舞队并在区域——国家——国际各个层面上进行审美文化交流。对内，把黄泥鼓舞等重要的审美表征符号融入其生态博物馆的内容建设中，对自我与大瑶山瑶族其他支系进行巧妙的文化区隔，进而通过各类仪式展演和文化展演强化本民族对审美表征符号的审美认同，其目的皆指向这些文化资本背后所能带来的经济资本。从内外两方面进行的文化区隔可见出文化身份、审美认同不是先天给予的，而是一种不断在当下进行调整的自我定位。定义文化身份、审美认同的审美表征符号是各种各样的，由此生产什么意义，争夺什么意义，不仅能够看出大瑶山瑶族各支系文化身份、审美认同的历史建构特征，而且能够看出文化身份、审美认同与经济利益、文化竞争密切相关。从世界瑶都的审美建构以及大瑶山瑶族审美文化在当代社会所处的弱势地位来看，大瑶山瑶族完全有必要利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等渠道大力强化和突显自身的文化身份、审美认同。因为这种努力在文化全球化的情势下更具有文化对话性和交往理性。

（二）审美认同：文化身份的守护

从美学视域审视，大瑶山瑶族博物馆群是大瑶山瑶族审美创造的产物，因此仅根据博物馆自身规定而忽略区域民族的审美创造活动，无法达到博物馆群在审美上的本真。创造即表征，“导致某物出现，作为显现的事物”。不得不强调，正如大瑶山瑶族博物馆群的出现作为大瑶山瑶族审美存在的表征，大瑶山瑶族的守护使得大瑶山博物馆群进入审美存在。对大瑶山博物馆群的守护意味着守护者站在大瑶山博物馆群所聚拢的审美关系中，并被

带入一种审美感知乃至审美鉴赏。对大瑶山博物馆群进行创造和守护同属于大瑶山瑶族的审美存在，大瑶山瑶族审美认同作为建构，只有在在大瑶山博物馆群的创造和守护过程中才是现实的。所有审美认同现象作为一种民族文化的表征，在本质是诗意的。“诗意并非漫无目的的幻想，诗意的天性是澄明的投射，是让敞开发生”。而大瑶山博物馆群审美认同现象在根本上就是诗，因其面向世界澄明投射出“世界瑶都”的审美幻象。

大瑶山瑶族五大支系在共享“世界瑶都”的审美幻象中，形成审美交流的基础，如此才可以大致相同的审美方式审视本支系的审美符号，进而将其内化为符合自身需要的审美文化。当大瑶山瑶族五大支系把自身审美文化中的各种审美符号解释成一种人们都可以理解的“语言”，好使人们能把各种审美符号与大瑶山瑶族审美形象结合到一起，这时大瑶山瑶族五大支系的审美存在意义可以被表达，“世界瑶都”的审美形象可以顺利地交流与分享。在此过程中，大瑶山瑶族五大支系以审美方式内化与外化所在支系的审美存在，强化了对本支系审美认同、文化身份的守护。

四、结语

目前审美认同研究越来越关注民族审美文化，特别是关注聚群式的审美文化现象，例如大瑶山博物馆群的审美文化现象。大瑶山博物馆群通过集中表现大瑶山瑶族的审美文化，不仅成为大瑶山瑶族审美形象的重要展示窗口，而且成为大瑶山瑶族不同文化身份寻求、交汇和叠加的审美场域。既突显大瑶山瑶族审美文化的“各美其美”来表现大瑶山瑶族独特的文化身份，又彰显“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多元性、共生性、共同性，既是大瑶山博物馆群正在表达的文化主题，亦是审美认同理论研究关注的审美现象。

参考文献：

- [1] 耿恩会. 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表征理论探析 [D]. 河北师范大学, 2016.
- [2] 成利军. 语境理论发展述评 [J]. 安阳师范学院学报, 2017 (01): 122-127.
- [3] (英) 斯图尔特·霍尔 (Hall, S) 编. 徐亮, 陆兴华译. 表征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 [4] 爱德华·希尔斯. 论传统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220.

基金项目: 2019年度广西高校中青年骨干教师科研基础能力提升项目“文化认同视域下广西大瑶山瑶族诗性伦理研究”(2019KY0846)。

作者简介: 蔡荣湘(1989—), 男, 广西贵港人, 硕士, 助理研究员, 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会员, 研究方向: 审美人类学。